

其語卷之十八

定八

握真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椽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

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為風先生知之不小椽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覆棧欲就先生乞此衣並早亡不知

此當是詐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遊處方山常與龍伯高年為族也既採南瑤又乞覆棧則在洞中者須承食故云杜廣平亦我覆棧賀報而況今洞上之士手斯真豈復不知斷為之耳

小椽又曰今墓處不吉斷墓脈多所云云右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書所六以白者如此則椽亦運蓋墓雖曰虛塚須領吉地與長史書令所見真手者訖此

也方尔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大司馬剋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馬是祖溫也錄在姑蘇應此伐墓客第七似不從征馬是祖溫也錄在姑蘇應

乃速送來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玄鏡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選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則謂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熱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不知是何經明

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玄水之處道遠也僕此月必往叙其不久南瑤春乃色味彌好既時為飢則是律合服石和者所以定錄云以服飢飯兼數無違但一劑于知其事不在何處也

亦不煩屬李季疾病未攝事承田己為然意教語陳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去矣

給事云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簿一簿注行下云茶

當為寄與椽也茶則是茗椽急欲飲所須兼亦以少錄也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怯之心已生矣若未復能屑屑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八條掃還山與椽失之紙此書師與弟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者違懼辭正尔燒香入靜具答夜當根陳情事使查丹苦之理動靜別白專更承問此少上紙似在病中

糊連給事前復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椽并呈前後答神母云小椽裁留給事書唯餘此見

還此亦足矣于是括去後事也神母是南此又別有記事謂不真人書已在前篇中

長史書暮卧先存斗星在所卧席上暮卧存星之時皆先陰况星名然後存耳祝畢乃存星安卧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

之精右二條長史抄於兩房事見斧云酉年學成年當歸戌年道悉當行天下云從成年當受法此一錄是括去後所成

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樹去地七尺二寸東南
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為戶扇
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
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
有板床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

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墻
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
人之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皆有法然
此蓋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為異也
粗要知是以及道機作靜室法與此異恐是
別有告受者而不知審的命

存想入室亦可依
之或云應有經也
以正月十五日尚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
仙真像多所道其子孫慶以閏月二日夕又
夢仙靈共會吾請乞佳應又見有一非
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乘輅引從詣
吾相見欣然云連在宣城四十日始還問吾
消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還當省吾
得見之欣然此是作餘地還
為高者即時也以閏月四日夕
夢蘇物如旛形皆舒著席上或如畫或如錦
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

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見楊君也意言
當寫取云須能畫人整頓所未常見富有十
許禧太和八年閏十月而楊君年二十三
文始為司徒恐未為舍人亦恐是後年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露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玄武此玄
非所古墓之玄武也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
殿上此應廟帝時重復夢見在一處懸蒼自
放落下岐危遠見劉升遠與語從此當迴還
迴還道難得一細以手中穿之見吾城扶助

吾遂得迴旋右六條並長
史自記夢事
十月九日說上厨五人皆南山治此女史自
平定津金也牙詣夫人說當用雙金環汝
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
曾至意密語新脫婦
字令知密之密之若無
便可以二雙金環奉跪勿者勿者若欲得體
上所寶玩者為好華功會如是華福而後又
云揚君言福是非也厚如
堪也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即有誥
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為人
使揚意旨中謂可用釵小君即言釵所以導
達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即可用可傳
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量之汝索鏤

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鏤
吾停汝辭須說會詭辭離其下也不復別作
得佳清閑云教汝修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漢
漠不答爾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
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為不可也內經
是黃庭不尔即應
是洞房中法尔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檢陶譜長史
名休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珠
為青餘者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遷是易遷天人也
右此七條並長史
與虎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中事目及夢并與
兒書有存錄者訖此其與真靈書已別在
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炁投景東林沐浴開丘奔我同心每東瞻滄海歎逝之迂西晒雲涯展與內發芳艸故鄉鬱何墨墨將欲身返歸塗但矯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巖峙唯引領仰玄冥志靡上遊靈鍊真始覺形非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浪心馳外世路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受奇術清講新妙至音洞響吐納平頰鍊魂保骨冲氣爽派無復內外也此則王所交家王所請法也

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也反滯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已嘗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功天地不能論也此則王所說誠事也

聞弟遠達上法道也 偶真重幽雲林心觀

靈元法也 悉陶太素五神也 登七關之巍我天

滋味三辰以積運日月 虛落霄表精即九玄也

此道高趣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累

淺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或在危殆得趣者

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通觀於

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雖勞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在前事得為尔前通也 七考之福既以播之於後子何功當復是 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己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芥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奈何人享其高乎此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方樓神岫室陰形深林采沂谷之幽芝撥丹草以成真矣真之謂道成當還說作雖未都通徹粗有琴籥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謝從曾祖一本名歐改名遠遊此十字子時應已在此山定錄云庚申年中當出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此飛步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此青牙始生

泰和二年八月服六甲符此靈飛六甲

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正月行迴元道此是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此五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前云七

泰和三年五月行奔二景道此則僊瑛之法

二月三日夜應似名夢鄭白夫人道

之交有內密而外疎者鄭之區區今即是也

當與嶠姑俱來鄭者鄭之母也與易連夫人

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著上下青

綾衣與吾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

也相見時似如在山林之間云明日可暫出

西門外有犢車白牛皮巾裏僕御頭者是我

車也後別相詣於貴解因口喻作詩如別

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

鐘鼓之音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奏奏彌漫天上從東直西趣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為元君忽復如從路上行歛然已過玉斧又將去薄迫望唯見輦與後從朱衣人皆迴還見路邊有一人白衣似卜師因見語云君

體羸不堪事可專修所行勿雜他事若不專君當得病君不見信者自當得夢此人自稱姓滕王薄即元

七月向末玉斧夢身體飛揚豁然入一屋下累依南向坐自謂是合日揚光顛迴五辰之道此語出消度經天上之辭馬見一人在東面立手舒卷

書看見如畫圖像山岳狀下軌有書說亦與執書人語良久

八月三日夕夢忽有一人笄衣長形容從小兒末如狗蕭蕭作清音謂如今坐與玉斧

語了說上道事斧仍驚愕更危坐須臾將進內戶大論上道願小兒莫令人見我外鼓斧

問樂耶謂約天廣也云不來欲得可取之爾君自當得鈞樂因問鈞樂幾人答曰十人

鈞大法乃至於萬不知道至十萬仍覺復眠

又夢見卷書見玉斧書先舒惟見後是王君事似四輔傳盡共在上多論王君學道時見語學道歷年事自可須二三年間邪者甚敬此人未得拜便覺未見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卷書云是神母書或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為

秩秩兩頭紅色書皆素時先生亦在間又為玉斧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獸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謹記先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夢行見天上白雲彌滿纏合甚下而不高仰望雲間時有空處狀如山穴東行數步覺東柱有大道便順道行得一深室或如石室白炁從室中出又似水鬱動末冠玉斧身時急坐亦不恐

向炁忽散見室裏有牀席器物殊整潔意中自謂是靈人所住止處仍向室拜叩頭訖請

乞室內有一穴玉斧復從此前進穴內甚急小不得前意復更欲進忽見一人在室外語玉斧未可進尋當得前乃向此人再拜揖而

退又見送至道上說玉斧應受書之言極殷勤委曲當勤存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通板橋初出又見犢車中有二露頭年少與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覺欣願靈悟如夢之告謹以記之右七條並採自疏記夢事于時區區之心亦與隱居今日何異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還奉教尊猶患飲痛不除遠遠疎息陰騰願今喰食無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處斧都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啓此大甲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孟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啓

蓋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恒須若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漸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遠速燥疎急假願行出即日此蒙恩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謹啓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啓願即至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遠遠懸疎牙如常按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馮令史啓疏

玉斧再拜長兄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唯尊來餘人難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淹謹及陳輝啓疏玉

斧再拜此亦明真齋惟在斷外人避淹而已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連小兒於室內能對親銀碎也

玉斧言揆牙亦得暫還此安穩謹啓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教昨夜至懸馳疎熱願尊體飲食無恙未得侍見懸慕旦

陳勝啓疏願已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為懸耿耿行當佳謹啓前揚書云老母今此云弟惟兩事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聞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教懸疎息陰烝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遠焦疎謹及啓疏

玉斧再拜

玉斧言錢即與田主此間都無復密付二升餘華新婦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啓山家貧險亦殊為苦開華新婦即牙妻也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猶未除遠疎灼服散微得飲水猶是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葱即至帝都已還東甚得山山山謹啓從二十三日來九三書長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旬容未進此湛家穀猶未熟今遣朱生出參願尊即令生反得穀願為都作米此無可春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採草謹啓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甌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一行十謹啓此米未及大釜皆作飯飯所須即字謹啓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甌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一行十謹啓此米未及大釜皆作飯飯所須即字謹啓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甌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一行十謹啓此米未及大釜皆作飯飯所須即字謹啓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甌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一行十謹啓此米未及大釜皆作飯飯所須即字謹啓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甌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一行十謹啓此米未及大釜皆作飯飯所須即字謹啓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甌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一行十謹啓此米未及大釜皆作飯飯所須即字謹啓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

右八條掾在山與答父書于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
右此並掾在世間所記事及書有存錄者訖此又有與真靈解具在前篇
真詰卷之十八